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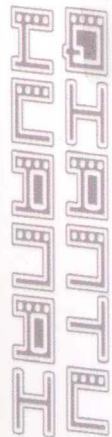


钱途

欢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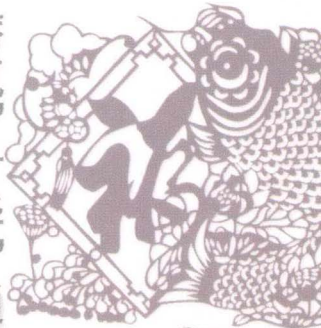
木无戒◎著

左手 钱途



谁的心 不曾轻狂

痞气，才华，通透，写实。
慕容雪村式力作



右手 欢爱

右手
左手
钱途
欢爱

痞气，才华，通透，写实。

慕容
村式力作

谁的
不曾轻狂

七板：看完它，或许你一辈子再也不想做老板

木无戒◎著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的心不曾轻狂 / 木无戒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9-03737-6

I. ①谁…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659 号

谁的心不曾轻狂

SHEIDEXIN BUCENG QINGKUANG

木无戒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选题策划: 郭晓飞

责任编辑: 陶志宏 袁 宁

装帧设计: 艺和天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20mm 1 / 16 印张: 18 字数: 305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37-6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诞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 2006 年 5 月份,那是在青岛一个周日空闲的下午,我斜躺在香港中路中国银行大楼门前的长凳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当看完其中的一篇小说连载时,一个想法突然在我脑海里冒出:为什么我自己不写一本?

这几年来出差是我的主流生活,平均一个月要坐六七趟飞机,足迹遍布华东、华北的主要城市,每当到达一个地方,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待在酒店时,便有了自在空间。我打开电脑,将情绪和思想诉诸键盘,一些生动鲜活的灵感便不请自来。我常常被小说里的情节所触动,如中邪一般,在电脑前抑制不住地窃窃自笑,写至动情处,我便拧开酒瓶,咕咕灌下几口,然后匍匐蜷缩在床上,任泪水从眼角跌落,浸润在雪白的床单上。还有一次,我控制不了自己,在深夜冲出酒店,裹紧单衣,踟蹰在北京孤灯寒冷的街头。

我享受这样的感觉。

我想芸芸众生大多是这样,想超凡脱俗却又无法拒绝金钱的诱惑,只好诉诸于酒后一次次的疯狂。前几天一个曾经熟悉的名字突然又蹦现在眼前,贾宏声,他曾是我们这代人一段时期的偶像,是青春躁动的代名词。我将他的《昨天》从网上下载看了一遍,心里长久不能平静。他的离去代表了他的执著,他的不屈服,他不属于这个庸碌的世界,他是孤独的,是真正的英雄。

小说最初发表在网,标题叫做《一场疯花血欲的事》,后改为《左手钱途,右手欢爱》,正式出版时确定为《谁的心不曾轻狂》,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书名,都能丝丝撩起曾经年少的人心底那不安分的情结。

我要感谢郭晓飞,是她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一眼就看中了我的书稿,而且给予极高的评价,给了我这个第一次写小说的文学爱好者莫大的鼓舞和

信心。我还要感谢连惠和黎靖,感谢丁鼎,感谢重庆社,他们对这本书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运,因为在这条路上有太多的艰苦跋涉者。还有我的朋友吴锡满、谢贵有、姚昌春、方小奎、高静冰、罗劭、巫峡和杨蓉,以及辉哥、萍哥等人,他们给了我坚定的鼓励和不懈的支持。

文学这条路充满寂寞和痛苦,但它给人的精神满足和心灵抚慰是金钱无法比拟的,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木无戒

2010年7月于云南丽江

目 录

自序 / 1

一、情场失意，赌场失意

澳门豪赌 / 001

醉后荒唐事 / 004

酒吧买醉 / 007

追悔莫及 / 010

二、分明是个圈套

开会 / 013

事发当晚 / 017

林升与耿福贵的梁子 / 020

谁的阴谋 / 023

拿下科达 / 026

刘欣应聘 / 028

三、科美争夺战

科美初交锋 / 032

与耿福贵·林升的情谊 / 035

避开刘欣 / 038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 / 041

质问林升 / 045

青青往事 / 047

针锋相对 / 051

四、关键人物赵友财

科美的梁子 / 054

打麻将也是公关 / 056

林升的资产阶级情调 / 060

耿福贵QQ门事件 / 062

拉拢赵友财 / 068

理想与现实 / 072

五、与科美正面接触

香港来函 / 076

小姐的情怀 / 078

黄正龙到访 / 080

与林升交锋 / 084

黄正龙与雷总见面 / 086

接近雷英明 / 089

六、往事与现实的冲撞

刘欣进一步 / 094

一个人的生日 / 098

耿福贵说销售 / 100

赵友财往事 / 102

宴请雷总 / 104

被骗经历 / 106

七、青岛青岛

- 青岛行 / 112
- 生死誓言 / 116
- 业务繁忙 / 118
- 离开 / 120
- 差点天人永隔 / 122

八、汇票风波

- 200万汇票 / 126
- MBA 来客 / 128
- 黄力泡温泉 / 131
- 刘欣表白 / 134
- 汇票丢了 / 136
- 王跃自首 / 138

九、女人的麻烦

- 刘母造访 / 142
- 林升与王小丽的秘密 / 143
- 小玉的忧伤 / 146
- 雷总母子 / 149
- 摊牌未果, 刘欣怀孕 / 151
- 青青归来 / 154
- 诗人侯劲 / 157

十、迷情大学生

- 喝花酒 / 161
- 小美小美 / 164
- 与青青关系缓和 / 166
- 派出所审查 / 170
- 与黄力交恶 / 173
- 问题解决 / 175

十一、翻脸揭牌

- 方永辉的到访 / 178
- 小玉借钱 / 180
- 科达事变 / 183
- 与黄力翻脸 / 187

十二、为什么是刘欣

- 事情败露 / 189
- 工罢日 / 191
- 刘欣逃跑 / 194
- 报警 / 197
- 侯劲借钱 / 200
- 刘欣自杀 / 203
- 与同学见面 / 206
- 原谅刘欣 / 210

十三、冲刺招标会

- 烧香拜佛 / 212
- 联合起友财 / 215
- 小玉吸毒 / 217
- 惊变杨雄伟 / 220
- 王跃这张牌 / 223

十四、再见, 黄力

- 公司内讧 / 226
- 给黄力下套 / 229
- 青青家事 / 231
- 质问杨雄伟 / 234
- 与耿福贵交恶 / 235
- 冒险行贿 / 237
- 全力追款 / 240

十五、 招标进行时

税务上门 / 242

各家对决 / 244

招标前一夜 / 246

会议进行时 / 249

意外 / 251

十六、 成功的代价

酒店痛悔 / 255

耿福贵的兄弟情谊 / 258

散伙饭 / 261

费人小玉 / 266

青青走了 / 269

并非尾声 / 276

一、情场失意，赌场失意

澳门豪赌

澳门葡京娱乐场，三楼，海皇厅，一张大大的百家乐台横放在厅中间，整张台只有一名玩家，坐在4号位上，那就是我。“4”字广东人不喜欢，却是我的吉利数字。我一直认为“4”应该念成乐谱“哆来咪发嗦”中的“发”音，是“发财”的“发”，而不是“死亡”的“死”。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我于11月14号降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自打我做了老板开始讲究迷信风水，我就坚信“4”就是“发”，否则我一出生就注定“要要要死”而不是“要要要发”了。

可这次“4”没给我带来好运，我快输光了。中途一段时间我的手气曾经很顺，连续用一两点的优势克杀庄家，面前的筹码迅速增多，一个小时差不多赢了5万块，弄得女荷官的脸都挂不住了。我丢了一枚500元的筹码给她，说拿去饮茶，她的脸上终于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了句：“多谢！”这时一位女子悄然来到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经意间瞄了她一眼，外搭一件深V领黑色蝙蝠袖薄毛衫，内着绣花立领衬衣，胸前挂一串光灿灿的项链，面若秋兰，媚眼盈盈，伸出来下注的玉手白嫩圆润，软若无骨，霎时周围的空气凝固了，我心猿意马，呼吸急促，心跳的咚咚声连自己都听得见。

接下来就江河直下，星移物转，我开始接二连三地输牌，而我又偏不信邪，越输下注越大，于是在半小时之内我不但把赢的钱输了回去，还倒贴进去一笔。这是我一贯的命运，意识得到，却控制不住，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地方跌倒。N年前在浙江普陀山的普济禅寺，一位白眉法师在我报上生辰八字后掐

谁的心不曾轻狂

指一算：“你命犯桃花，成在女人败也在女人。”我甩了一张千元港币给他，转身走出寺门，心里冷笑两声：奶奶的，简直一派胡言，“成在女人”意思是说我李某人有吃软饭之嫌？“败在女人”可能吗？我又不是爱德华二世那样的大情种。我掸去身上的香灰，暗暗说：我只靠自己，既不要别人施舍，别人也别想害我，“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集中意识，拢了下凌乱的头发，把烟摁灭，又将双手按在胸前蹭了蹭，然后将面前的全部筹码推到了“player”的位置，长吁一口气，对荷官说，“帮我记下数”。下意识地抬手看时间，发现左手光光的，这才想起手表已经被当掉了。

“先生，总共是 5580 元。”荷官摊开手掌指向那一堆筹码，面无表情。

“OK！”我边说边环顾房间四周的墙壁，上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这里没钟吗？”

“不好意思，娱乐场里都没有钟咯。”荷官的国语很生硬。

“那现在几点了？”

荷官看了看手表：“10 点 30 分。”

“早上还是晚上？”我跟着冲口而出。

荷官愣了一下，缓缓吐出几个字：“是早上，先生。”

我把目光转向绿色绒布台面上那漆黑发亮的牌匣和花花绿绿的筹码，这点钱是仅剩的了，不管输赢都是最后一把，干脆输光算了，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鸟笼子了。

荷官不紧不慢地闲庄各派了两张，然后翻开庄家的牌，一张红桃 K，一张梅花 5，加起来 5 点。我翻开自己的一张牌：红桃 9！好牌，我心跳了一下，机会很大，来张大牌就可以一枪搞定了！

按捺住心中起伏，双手摁住剩下的一张牌，抬头又看了看庄家的牌，确认了是 5 点，我弯下腰低着头，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摁住牌的两头，将牌边一点一点慢慢捏翻开来，嘴里反复念道：四边、四边、四边……

翻出来是张三边牌，黑桃 7。

“庄 5 点，闲 6 点。”荷官报了数后继续发牌，庄家开出一张黑桃 Q，总数仍是 5 点。我心中大喜，机会到了，来张公牌就够了，一把将牌翻过来砸在桌上，嘴里叫道：“公！”

4，我睁大眼睛，是张梅花 4！

加起来是零点，这张梅花 4 将我彻底击倒了。

不待荷官报数，我一拳砸在桌上，站起身欲离开，可双腿一软差点摔倒，赶

紧用手撑住桌沿。两条小腿麻酥酥地胀痛，一点劲也使不上。我俯下身用手使劲捏搓，又活动两下，过了一会儿终于能慢慢站起来。周围人头攒动，叫好声叹息声此起彼伏，大家正全神贯注沉浸在赌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窘态，我用肩拨开人群，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沿着扶梯费力地朝下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离开，离开，赶紧离开……

从拱北过关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好，一来我心神不定，不是来赌，而是来发泄的。二来排在我前面的是两位年轻妖娆女子，偏偏查证件的也是个女警察，而且长相不靓，把她俩的通行证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叫来值班队长。站在我身后的两个师奶窃窃私语：“肯定是去澳门做鸡的，所以啦，对她们的证件查得特别严。”因为这两人至少多等了15分钟，弄得我心烦气乱，冥冥中似乎老天在暗示着我什么。

走出葡京，刺眼的阳光倾洒而下，逼得我立刻闭上眼，一阵热浪迅速地将我裹住，顿觉血往上涌头晕目眩，我颓然地跌坐在台阶上，双手抱住头深深埋在两腿之间。

几十万元港币，加上一只在香港花了两万多买的OMEGA手表，就是这次到澳门的代价。我依稀记起是前天晚上到的澳门，这中间没睡过觉，困了就去洗手间用冷水冲脸，饿了就上旁边的茶餐厅要一份火腿肠仔饭，还去了趟典当行，其余时间就一直在坐台，从百家乐到二十一点，再到大小和加勒比扑克，前前后后记不清换了多少张赌桌。真是身陷其中不觉苦，走出赌场方感痛，痛得我此刻恨不得想狠狠扇上自己几大耳光。

有一次通宵作战玩麻将，公司的销售部长耿福贵输了一万多，他清空憋足一个晚上的尿液后，从厕所走出来边提裤子边叹气：“他娘的，这一万块买米够吃几年，买水够喝十几年，买盐够吃一辈子了！”他们家是开便利店出身，什么事都喜欢用柴米油盐来作对比。

要是比照这样的生活标准，我这几十万可是猛吃滥喝都花不完啊。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埋头独坐于澳门的街头，高温燥热之下，我却周身发冷。茫然抬起头，只见眼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阳光清晰映照出他们脸上的喜悦，再抬高头，中银大厦高高的屋顶似在摇晃，朝远处望，友谊大桥的另一端远远伸到凼仔的那一边，看不到头，好像正渐渐没入海中。我咧开嘴无声笑了，泪水却一瞬间模糊了双眼，一滴一滴，坠落在冷冰的花岗石台阶上。

我的公司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的婚姻已走到崩溃的边缘。

醉后荒唐事

出租车沿着海边的黑沙湾道驶向关闸，电台里传出叽里呱啦的广东话，一辆辆车奔驰而来忽啸而过，带起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回响。这是2006年的中国，山河大地一派繁荣兴旺的壮丽景象，城市犹如一片大工地，挖掘机不分昼夜地轰鸣着，街道被挖了再填填了再挖，半年不回家你就会迷路。路边的高楼鳞次栉比地冒出，房价越高排队拿号的人越多，人们开始公然在大街上、会议中讨论房事。股市经历5年的熊伏之后在顽强地上挺，股票交易大厅的显示屏上跳动着一排排红色数字，下面是发红的眼神，连上厕所都听见有人在电话里向老婆报喜又得了个涨停。酒楼中到处是现金和信用卡飞舞抢着埋单的特色男女，仿佛跟钱有仇似的，不花掉不快。不少人都亢奋，都上火，杜蕾斯和杰士邦的销量以100%的速度在增长，王老吉比可口可乐还好卖。

我将车窗摇下一条缝，刹那间海风噗噗灌入，开始吹醒我麻木的大脑和困倦的双眼。10月的季节，南粤大地，依然是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阳光毒辣，晒得地面冒腾着袅袅的蒸气，弥漫在大街上的是令人烦躁的湿热。而淮河以北已然冷风骤起，供暖期即将到来，在广东以北的南方秋意渐浓，人们开始把棉被厚衣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晾晒，为过冬作准备。

从燥热中解放出来，放眼望去，大海、白云和蓝天，晴空万里，交相辉映，海的那一边，情侣路蜿蜒的曲线和一幢幢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楼宇，珠海已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的心境顿时阔泛起来，思绪随之解冻。珠海，这一座融入了我的血、我的泪的城市，正宛如一位薄纱遮体的婉约少女静静侧卧在大海的边上，等候着我的归来。用公司合伙人林升的行话来说：北京上海是熠熠光鲜的国际巨星，是T台上的超模，你只能仰望她；珠海是邻家小妹，清纯玉女，你可以沉浸其间地拥有她。另有一点我觉得是内地城市无论如何也比拟不了的，珠海拥有自由，一种内在的，难以名状的，非待上半年不能体会得到的宽松和洒脱。如果说杭州的美在西湖，在诗情画意和温柔西子，青岛大连的美在海水海

滩，在夏季怡人的气候，在小嫚儿和大妹子，成都的美在闲适、美食和麻辣悦目的粉子，那么珠海的美就在于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没有压抑的高楼和喧闹的人群，街道整洁路面平坦，四季绿树成荫，空气中没有一丝灰尘，安详，宁静，悠远，而不远千里万里投奔而来的人们又将他们独特的文化带入珠海，兼容并蓄，和谐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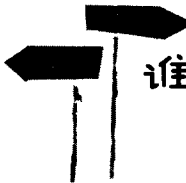
无论我怎样爱我所在的城市，但此刻我是多么的羞于相见啊。眼前的一切和之前的感觉如阴阳相隔，我仿佛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番天地。在那个世界，一会儿高山之巅，一会儿万丈深渊，狂喜、绝望交错上演。一粒粒印有不同数字、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塑胶片化为妖姬魔豆，钻入我的体内，在扑克牌的指挥下，跳动，变幻，闪烁，引领我上天入地。它们做得如此精美和漂亮，如 ZIPPO 打火机这样的男人玩物，握在手里质感十足，让人忍不住想一直把玩。每次将厚厚的一叠推向下注区，最初的紧张便转至后来的没有感觉。我感叹说赌场就是想用精美的筹码让人忘记钱的感觉，好让你时时 All in，我的生意场上的朋友兼麻友杨宏能回绝我：“不，赌场上的人都是病态的，再多的钱也只是个数字，即便你用现金赌那也只是一堆纸，表面上你是跟赌场赌，实际是在和自己赌，是你大脑里的理性思维在和一块病灶在赌。它们是贪欲、犹豫和冲动，一旦被激活，正所谓失去理智，那输钱就是早晚的事了。”

赌场在我身后渐行渐远，再见了，真的不能再来了，我心里念叨着，接着马上又发出苦笑，这样的决心已不止一次两次了，但不出一个月又会旧病复发，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关拢窗，闭上眼陷入沉思，随即一大堆闹心的事——浮现出来，如果拿不下科美的招标我就玩完了：费心经营三年的公司就要关门，我将再次跌入失败者的行列。

还有周青青，我的妻子，我儿子多多的妈妈，我曾经的至爱，这次到澳门来就是因为她。那晚我们之间爆发战争，强度不亚于《拯救大兵雷恩》片头的诺曼底登陆之战，就是这一场交兵将我们用十余年时间累积起来的恩爱圣殿轰然击倒，彻底夷为灰烬，尘飞烟灭。

那天我提前下班去市场买了菜，鱼虾蟹贝一应俱全，全是青青爱吃的海鲜，我这样做是想获得她的宽恕和原谅，因为在此之前我犯下一个极其严重的作风问题的错误。事件的另一主人公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刘欣。在餐桌上我边给青青夹菜边小心翼翼地说：“这个蟹的膏很多，黄花鱼肉嫩没刺，你气色不好，多吃点，不要生气了，乖，生气对皮肤不好哦。”说“哦”的时候我特意用的是扬声，拖长了两个音节。



谁的心不曾轻狂

青青仍是冷若冰霜的神态，嘴角时不时显现一丝嘲讽。

我搬出十多年的感情，游说不给我面子也要看在我们爱情结晶的分上，又极力否认事实：“我酒喝多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加上油嘴滑舌式的讨好，“老公惹人喜欢说明有魅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脸上也有光啊，找了个这么优秀、人见人爱的老公。”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我还把耿福贵、林升的龌龊事抖出来，添油加醋地描述以证明我这事简直如小鬼见大巫般根本不值一提。

以前但凡我和青青闹矛盾，只要情感攻势加上俏皮话，不出两三个回合总能让她破涕为笑，不但生气从来不会过夜，而且总会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床戏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这次不同，自从出事之后青青就取消了我与她同床共枕的权利，我祈求原谅的表白已不下20次，但她对我嬉皮笑脸的表演一直是表示坚定和蔑视。

这也难怪，如果仅仅是她道听途说也就罢了，我相信凭我多年的哄骗经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应付过去，可这次偏偏让她抓了个现行。

青青眼神憔悴、面色灰暗，七天时间好像老了七岁，我有些心疼，但不能把这感觉说出来，否则她更没完没了。她斜着瞄了我一眼，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废话少说，你要真心认错就把她炒掉！”

“人家工作上又没犯什么错，炒掉说不过去吧。”

“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我苦笑了一下：“公司正是关键时期，需要用人，用人！她又是林升招来的，林升很赏识她，我怎么下得了手？”

“哼哼！怜香惜玉，舍不得了？心痛了？”

“你说什么呀，我只喜欢你，只爱你一个，你要相信我！”

“你要我怎样相信你？嗯，你说！”

“那你呢，你和那个姓张的又是怎么回事？”我马上转移到令我耿耿于怀的她那个青梅竹马身上去了。

“李小飞，我告诉过你是怎么回事！你要再提起他，我真觉得跟他比起来，你就是一小丑！”

话题转移未成功，被青青一口封死了。我放下筷子闭着眼睛长出一口气，强压下情绪，隔了一会儿，打起精神，展开笑颜，手朝青青的肩膀伸过去：“要不这样，今晚罚我给你做异性按摩好不好？”

青青一脸厌恶地闪开，用手中的筷子敲打我：“别碰我！拿开你的脏手！”我的手顿时麻刺刺地痛。

连日来我百般认错青青仍是不依不饶，本已内外交困的我终于被激怒了，一把将桌子掀翻，腾地站起来吼道：“周青青，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一天在外面拼死拼活你从来不理解，只会让我心烦！我跟你讲了我和刘欣之间没什么，什么都没有！你不相信就，就，算了！”我狂躁地站在饭厅中央脚蹬手舞，伸出食指指向她，“你，你以为你高尚啊，清白啊，你不是也和那个姓张的鸟教官进了酒店房间！”

青青泪光涌现，忽地一下冲过来，扬起手给了我一记耳光。我猝不及防，手捂住脸一下子蒙了。醒悟过来后我扬起拳头，牙关咬紧，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青青偏着头扬起脸展示给我：“来啊，你打啊，有种你就打啊！”

拳头最终没有落下，取而代之是我摧堂毁屋式的辱骂：“找到你这个水性杨花的破鞋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早就不是处女，我成了个收破烂的冤大头！”

接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同恶毒的语言也如子弹般直朝我头上飞来：“从小就没个教养！心比天高还不学无术，找到你我真是瞎了眼！”

一阵你骂我咒，唾沫横飞，互相将对方最痛的伤疤翻出来——亮晒。

最后周青青拽着已被吓得哭不出声的多多摔门而出：“你不让她走我走！离婚！”我朝她背影吼一句：“离就离，谁怕谁！”周青青行至电梯口还恶狠狠地甩回一句话：“简直不是个东西！”我拉开门追着她狂叫：“我当然不是东西，我是人，我是人！只有你才是个东西！”

一番狂砸乱踢之后我倒在沙发上，拧开蓝带咕咕灌下几口，连抽了5根烟，仍是怒气未息，心烦意乱。我从柜子里取出几叠钱，我要去澳门！我要去赌！我要在赌桌上把所有烦恼忘掉，把一切痛苦都抛掉！

谁知这一去，吵架的烦恼没有了，输钱的心痛却上来了。

酒吧买醉

我掏出手机，发现关机，怪不得好久没听到电话响，按下红色电源键，心里念叨，求求老天保佑还能打电话，只要能打一个就成。坐在葡京门口的台阶上我

谁的心不曾轻狂

已经把口袋翻了个遍，身上的钱全部加起来仅剩几十块，打车到关闸要30多，到了拱北还得要交地下停车场的停车费，车子在那里放了两晚，这点钱已不足以支付。想到这我心里一阵抽搐，我被这场赌害得痛彻心扉，输到连停车费都交不起。

开机后短信的提示声滴滴滴响个不停，我顾不上看，赶紧拨出一个号码，心里默念，快点接，快点接。果然没失望，一个声音从里面劈头盖脑地喷薄而出：“你个黑佬死到哪里去了？”话虽粗野，感觉却似林中的百灵鸟叫般悦耳，我顾不上回敬，抢着说：“阿贵，半小时后到拱北关口接我！”话音刚毕，手机“嘭”的一声就没电了。

在关口接到我的那一刻耿福贵什么也没问，但我知道他一看见我蓬头垢面的样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也懒得给他解释，拉开车门就猫身钻进后座，斜歪歪地朝上面一倒，然后哼哼两声，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下子全身放松，睡意即刻袭来，感觉有觉可睡真是人世间美好无比的事。

我是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的，迷糊中耿福贵说：“睡够了吧，出来喝杯酒。”我习惯性抬起左手，却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举头看墙上的钟，指针指向7点，扭头窗外，灯光点点，黑沉沉的夜幕已降临大地。

耿福贵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家，我怎么酣然入睡，全无所知。

坐起来才发觉卧室里不对劲，平日放在床头柜上的书踪影全无，连梳妆台上的化妆品也全都不见了，我站起身打开衣柜，发现青青的衣服少了许多，客厅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我带多多回青岛，再也不烦你。下个月回来办手续。

我颓然叹气，万念俱灰。

在水湾头解放酒吧震耳欲聋的摇滚打击乐声中，我端着酒杯大声问耿福贵：“你说，为什么我这么衰？”耿福贵说：“你坏事干得太多，去烧香拜一下佛吧。”我说我他妈的都烧了好几回了，没一件好事等着我！然后仰头把一大杯芝士干掉，扬手叫道：“靓女，叫DJ给我放首歌。”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

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

花开的时候，

就这样悄悄离开我。

离开我，

离开我……

十多年前在上海五角场附近的校园宿舍里，伴随着收录机里这首齐秦的歌，我对躺在怀里的周青青说：“我会让你做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末了凑到她耳边轻声补充一句，“我发誓这辈子只摸你一个人的乳房。”

那时我还是一个情窦初开、激情飞扬的小伙子，头发散乱，不修边幅，闲暇时会胡诌几句“我想你黑夜如尘”、“爱情是一匹怒放的马”等连自己都不解其味的朦胧诗。最后一句是我的即兴发挥，青青听后脸红了，娇嗔地掐了一下我的手，嘴里说道：“流氓。”

可我终究没能信守誓言，在踏入社会、混迹于江湖的日子里，在夜总会，在桑拿房，在酒店，在车里，我不知摸了多少乳房，当初的承诺早已在一阵哼唧啾啾的淫声浪语中被抛至云外九霄。而青青呢，她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让我觉得怪异和难以理喻，她对青梅竹马张万峰的情感出轨如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我越来越觉得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是永远解不开的结，纯真的感情或许有，但必须得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定语。有些男人天生就是花心动物，在没有得到女人之前什么都“可以”，得到后什么都“以后再说”，用林升的话来说，“男人对女人的取舍，在乎新鲜而非漂亮也”。而女人呢，她们对爱总是索求无度，从来不会满足，如果一段感情死亡，就会飞蛾扑火般地追寻另一段新的开始。所谓的专一只是昙花一现的璀璨，而天长地久亦不过是海市蜃楼的一场虚幻。现在读到小说里的“我爱你，我只爱你，我永永远远爱你”时，就觉得别扭，看到电视里的海誓山盟一生相守时就觉得可笑，参加婚礼听到司仪问新人是否只爱对方，永永远远不分开，而他们又信誓旦旦地保证时，我总在台下默默地想，最好还是把时间定语缩短一些吧！

在纷杂的记忆中，我呆呆地望着歌手抓着话筒在台上手舞足蹈，嘴巴一张一合，周围的喧嚣此刻全听不见了，只有一个声音在我脑际回响：你呀，表面玩世不恭，实则上坏得又不彻底，受不得气，迟早要吃亏的。

我倒在桌上号啕大哭：“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拳头捶打着桌面，杯子和酒瓶纷纷跌倒，耿福贵扶住我，大声吼道：“走，我送你回家。”恍惚中我挣脱他的手，使劲把他往外推：“我不回那个家，我要回湘西，我要找我妈……”

这一天是10月31日，西方的万圣节，酒吧里“鬼影”幢幢，只闻声音，不见人面，各色男女动作暧昧，心怀人尽知晓的淫邪目的。在海啸般的disco乐声伴奏下我俯卧于人群中，手里握住一个空空的酒杯，口喘粗气，眼神迷离。

今宵酒醒何处？水湾头，空床孤枕。